

塑料袋造成的种种问题

在爱尔兰要上税，在孟加拉国禁用——这就是给人们提供了各种便利、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塑料购物袋。由于人们随便丢弃，爱尔兰政府去年开始对塑料购物袋征税，每使用一个购物袋向购物者收取0.15英镑。孟加拉国则因随便丢弃的塑料袋堵塞排水管造成两次洪水后，于去年禁止在其首都使用塑料袋。

美国的塑料袋用量很大，但回收率很低。美国环保局2002年7月份的一份报告《美国城市固体垃圾:2000年的事实和数据》(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 Facts and Figures)称，2000年美国丢弃的低密度和高密度聚乙烯大小袋子和包装薄膜要超过330万吨，其中只有5.4%被回收。该报告记录的2000年各类物资总回收率是30.1%。

美国环保局认为，塑料袋在美国并不构成问题。“在美国环保局看来，塑料的总体回收效率较高。作为一种特定的产品，塑料袋并未构成重大问题。”美国环保局一位官员称。他补充说，爱尔兰和孟加拉国的问题部分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废物处理基础设施不如美国先进。

但是，美国的回收管理仍有待提高。2002年7月，由于无力向回收公司支付65美元/吨（金属塑料混合物）的运输和处理费，纽约市停止了全部塑料回收。2003年纽约市会恢复塑料回收，有一家公司愿意为每



一袋难求：孟加拉国在塑料购物袋堵塞排水管造成两次洪水后禁止使用塑料袋。

吨回收废物向纽约市支付5美元。为了解决类似问题，美国环保局正在开展“产品职责”项目，让产品使用周期中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分摊回收费用，包括制造商、消费者以及政府。

尽管回收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塑料袋回收仍有市场需求。“目前的回收树脂供不应求，”美国一行业协会，美国塑料学会联络部经理Thom Metzger说，加利福尼亚州WeisCo Recycling公司总裁Melvin

Weiss也赞成这一说法。“回收清洁的塑料袋具有非常广大的市场，”他说。这一需求主要来自复合塑料建材生产厂家。中国的树脂回收市场也很大。

据非盈利性组织海洋保护中心(Center for Marine Conservation)介绍，海岸清理物中最常见的12类垃圾中包括塑料袋。海洋哺乳动物、海鸟、海龟会被塑料袋缠住。海龟还会将塑料袋当作水母误食，造成肠道堵塞而饿死。

除了造成乱丢垃圾问题外，生产塑料袋所耗用的能源和资源也是一个问题。塑料袋是由不可再生的天然气和原油的衍生物乙烯通过用水、能源和制冷制成的。然而，据美国塑料学会的资料，生产一个塑

料袋所需要的能源比生产一个纸袋大约要少30%。

但是，美国环保局官员指出，关于纸袋和塑料袋的争论目前尚无定论。他说，最佳的选择既不是纸袋，也不是塑料袋——最好自带一个可重复使用的袋子。

—Angela Spivey

译自 EHP 111:A208 (2003)

健康危害和保健成本

环境污染的健康危害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我们对其危害性已习以为常。谁也不会怀疑重金属和化石燃料污染会危害人类健康。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估计，光是空气污染每年在美国造成数万人英年早逝。在环境管理方面的投入可以减轻卫生保健系统的负担并减少每年的支出，这几乎已成为不争的铁律。然而，正如2003年5月份的《流行病学和社区保健杂志》(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上发表的一项探索性研究论文所阐述的那样，要找出一种方法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有实际意义的量化也绝非易事。

加拿大McMaster University和University of Waterloo两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安大略省49个地、县、区有代表性的生态数据计算了当地环境造成的卫生保健负担。通过对环境质量和保护进行测量，并对收入、教育以及其他被认为会影响到卫生保健支出的变量进行调整之后，他们发现，有毒污染物和城市人均环境支出这两者与卫生保健支出显著相关。污染度越高的区县，往往人均卫生保健成本也越高；而那些在环境保护上支出较

多的区县，最后在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就相对较少。

在评估采取措施控制生态退化对卫生保健支出会有多少影响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在对污染程度最轻和最重的地区进行比较后发现，在安大略省居住的人中，因污染造成的人均卫生保健支出差额可达355美元。在对环境保护支出最多（不一定是污染程度最轻的）和最少的地区进行比较后发现，因污染造成的人均保健费差额可达200美元。

“当然，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取决于数据来源和分析，”作者之一、McMaster大学地理地质学院教授、环境与健康研究所所长John Eyles说：“我们所采用的数据是其他人为其它研究采集的，因此，数据质量和可用性并不理想。”此项研究假定死亡率，而不是发病率可以充分反映卫生保健负担。污染类型和点源均未予以考虑。

此类生态学研究只能反映其中可能存在相关性，而无法揭示确定的因果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研究结果确实显示，那些在环境保护上支出较多的州和县最后都得到了回报。当然，正如华盛顿特区流行病学和职业卫生咨询公司研究员Michael Kruse指出的，这一研究还不足以确定具体哪些环境因

素会影响卫生保健支出。“我认为本报告的作者们想要表达的，并不是说投入环境保护的每一分钱都会获得可观的[卫生保健]回报，”他说，“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影响卫生保健支出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环境因素。如果想要控制卫生保健支出，把钱花在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方面还是值得的。”

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那些以压缩卫生保健支出为目的的改革措施往往只将重点集中在卫生保健体系以内。例如，加拿大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中就包括对医生的收入设定上限。这一压缩费用的做法现在看来是太缺乏远见。“对社区健康的投资并不仅指对传统医疗保健设施进行简单投资，”Eyles说，

“这些[投资]确实非常重要。但是，通过改善环境也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而且，从长远来看，改善环境也可降低卫生保健支出。”

Eyles希望类似的研究结果能够帮助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公共政策的改革。如果环境投资可以产生健康和社会效益，如果这些效益能够使弱势人群获得最大利益，那么，此类研究工作应该支持特别为那些最需要的社区而设计的环境项目。

—M. Nathaniel Mead
译自 EHP 111:A517 (2003)